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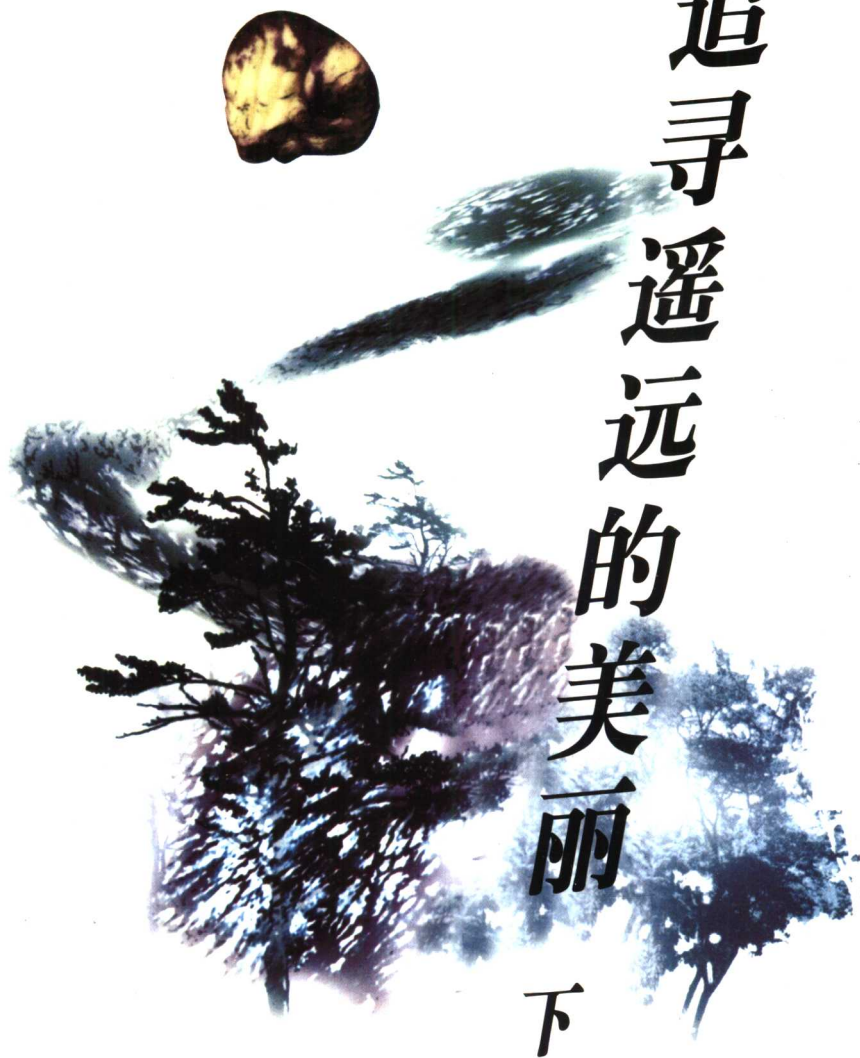
 海天名家书系

世纪风铃文丛

林非主编

梁衡著

追寻遥远的美丽 下



海天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新纪风骨文苑

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新纪风骨文苑

追寻遥远的路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海天名家书系

世纪风铃文丛

策划：旷 昕

主 编：林 非

追寻 遥远的美丽 下

梁 衡 著



海天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深邃的哲思 迷人的佳构 (总序)	林 非	1
静夜时分的梁衡 (代序)	梁晓声	1
文以载美 (自序)		1
晋祠		1
恒山悬空寺		6
娘子关上看飞泉		12
杏花村访酒		16
清凉世界五台山		20
石河子秋色		26
秋思		29
夏感		32
海思		34

古城平遥记	37
西北三绿	42
吴县四柏	51
苏州园林	55
马列公园赋	60
芦芽山记	64
壶口瀑布	68
冬日香山	72
泰山——人向天的倾诉	75
武夷山——我的读后感	83
在青岛看房子	88
草原八月末	93
壶口瀑布记	98
永远的桂林	100
长岛读海	115
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123
平壤的雪	131
和秋相遇在莫斯科	134
这热辣辣的生命之美	138
迈索尔土王邦寻旧	143
佩莱斯王宫记	150
被缓解稀释和冲淡了的环境	157

挽留自然，为了我们的生存·····	162
-------------------	-----

中 册

赏不尽看不够说不完的大自然·····	167
觅渡、觅渡，渡何处？·····	172
这思考的窑洞·····	181
大无大有周恩来·····	189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	214
红毛线 蓝毛线·····	223
特利尔的幽灵·····	232
跨越百年的美丽·····	243
武侯祠：千七百年的沉思·····	250
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	256
读柳永·····	262
读韩愈·····	270
把栏杆拍遍·····	278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289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302
与朴老缘结钓鱼台·····	314
桑氏老人·····	319
青山不老·····	321

热炕·····	325
事业就是你的宗教·····	335
看见绿色就想起了你·····	341
瓦洛伽·····	346
嫉妒论·····	353

下 册

千年万里纵横行·····	357
请寄给我一张床·····	372
夜市·····	376
到处都伸出一双乞讨的手·····	383
在美国说钱·····	390
在欧洲看教堂·····	402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	416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419
领袖如父·····	425
血缘政治·····	430
三十年的草原 四十年的歌·····	432
我看舞蹈的美·····	436
相声应以“刺”取笑·····	441
题为根干 戏为枝叶·····	446

试着病了一回·····	449
河套忆·····	465
往事·····	470
年感·····	474
日历·····	477
人的外美与内美·····	480
人格在上·····	484
触摸人生的坐标·····	489
享受人生·····	491
人生没有单程票·····	496
书与人的随想·····	498
忽又重听《走西口》·····	503
奉献给死者的艺术·····	516
附 1：我写《晋祠》·····	521
附 2：我写《觅渡》·····	528
附 3：《觅渡》自注十五条·····	538
后语·····	晓莉 544

千年万里纵横行

——南行日记

一次特别的机会，促成了一次特殊的旅行。我随一个外面来的访问团从北京斜插成都，由重庆顺流而下武汉，武汉又直飞广州。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恰像划了一道闪电，时间紧迫，来去匆匆，

这次参观访问可说是山也看，水也看，古迹也凭吊，业务也讨论，杂到不能再杂，因此也常忽东忽西地思想。

一、见佛

十月三十日。从北京出发后，第一个迎接我们的就是那位坐镇三江口已一千一百八十四年的世界第一巨人——乐山大佛。这里正当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的汇合之处，激流湍急，江口有一山名凌云，当江而立甚是巍峨，你绝对想不到，古人竟是將这座山通顶而下挖出一道峡谷，谷中留下一座小石山，然后再将这小石山凿成一位坐佛。他凝神静气，目微睁，手垂膝，任惊涛在脚下冲来卷去，任小树蒿草在自

己的肩头和衣褶里横生竖长，凛凛然然，冷眼向洋，巍巍乎，俯视千年。我们从右边仅容一人的栈道上蜿蜒而下，直到大佛的脚底，又爬上脚趾，二十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照了一张相。我们仰面向上，只能看到他的膝盖。看来造佛人当年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求一个“大”字。要以我佛之大概去笼罩世界。据说当年三江风浪甚猛，船多倾翻，人们乞求一种镇邪压宝之物，便想到佛。一位名海通的和尚带头筹资，而官吏反勒索经费，刁难筹建。海通曰：“目可剜，佛财难得！”吏曰：“试拿来！”海通便从容“自抉其目，捧盘致之”，吏大惊，众人大惊，都出钱出力，大佛经九十年之工而成。

这小故事有文字记载，当确有其事。我想唐朝时的古人当还没有许多生理科学知识，视剜已目如折路边一树枝，不觉疼，也不知怕，也不想这目剜去后剩下的这躯体可还有什么用，或者还能不能活。今之人，干这蠢事的万无有一了。又一想，再往前推，真若无知如猿猴，也不会自损其体。那么这当是另一个极端，是一个超脱，一种崇高与伟大了。是信仰的力量。一种信仰，不说它是否正确，只要在一定的时期内能行得通就能创造这样顽强的人，而这样的人又要为自己的信仰创造出一个化身——一个这样的佛。人和佛到底是谁创造了谁呢？倒叫我想起山西小西天寺里的一副对联：“佛即心，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即心即佛；因即果，果

即因，种甚因结甚果，是因是果。”是心，是精神，精神力量不管是进步还是反动，在一定时间内都可以超乎物质之上，创造一切的。

我常想，在我们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但也创造了许多虚妄之物。而且为此还要费城倾国之财，动用成千上万，一代数代人。直到我们这一代人还干过这种傻事。人是很怪的，他本身是物质精神的结合体，就常常免不了既唯物又要唯心。历史之车如果能有一个指南针前导，不知能省多少动力，少走多少弯路。

二、问木

十一月三日，过峨眉山，访三苏祠。一座好大的院子，深秋季节，南国草木无大变化，唯能看出节令的算是池中的荷叶了，虽已枯干，却又还未落去。我想起李商隐的诗：“留得枯荷听雨声”，真是妙绝。院中最美的是竹，簇而生，秀且挺，摇摇曳曳，吐翠弄风，苏轼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诚不假也。四处亭台很多，墨迹碑刻，书卷图片比比皆是。最引我注意的是一个大围栏中供着三块枯木。名曰：“木假山”，为此还专盖一堂，就名“木假山堂”。过去临董其昌的帖，其中提到木假山，我还以为有山名木假，苏家在山旁筑一堂呢。原来是山中供了几块木头。就这几块

枯木也极费周折，并演变出了一部自己的通史。苏家原有一座木假山，苏洵曾为之写诗，后三苏到北方为官，又携到开封，供在家中，梅尧臣、陆游也曾赋诗称诵。后来历代重修三苏祠时苦于找不到块木头，只好阙如。直到清道光十二年眉山书院主讲在岷江边发现一具残树根，“色黝、质坚”，喜而运回，供奉于此，并作了一首长歌记胜。我怀疑现在堂中供的这块枯木早已不是“道光版”的了，也许就是昨天，随便找了一块放在这里。但既然盖上了苏记，“木不在真，有名则灵”，于是就能引来许多膜拜者。其实一曲“明月几时有”，直留到今天；一首“大江东去”，在人心头总不去，纪念名人又何必乞求于一根枯木呢？中午在祠中饭店吃饭时，这里豆腐、鱼、肘子都冠以东坡的名字，真是举箸下勺皆东坡。席间大家又谈起东坡错把黄州江边的石壁当三国赤壁，写了两篇赋，于是后人不谈东坡之错，倒命此地为东坡赤壁。中国人真会代名人受过，为他们传名、立传。过去在乡下当农民时听到了一个笑话：“长工打个碗，一年工钱全扣完；掌柜打个瓮，正好安烟囱”。官人、皇帝、家长还有名人，行、走、坐、卧都有名，说、做、念、打都有理。在我们背着许多包袱中有一种就是“崇名”，凡名人小事细物都要尽全尽备地去费力搜集、堆积，许多人居然以此为衣食。吃古人饭是我们除造神之外的又一大毛病。教我们总爱向后看。

三、卖佛

十一月五日，从成都到重庆过大足，这是一个有名的石刻之乡。全县每个乡都有石刻古迹。我们看了宝顶山和北山两处。作为艺术品真是鬼斧神工，不可思议，艺术家让这荒野里的冷石块子，变成了一个个活灵灵的人。但作为一种主义的宣传与寄托更让你惊奇到不可理解，这四五里长的一道石沟里，缘壁全是佛、菩萨及他们的信徒，大到七米许，小如拇指，形真神切，你顺沟漫步，这些佛就争着给你说法。我看过云冈石窟，敦煌石窟，刚才又看了乐山。我真佩服佛的威力了，人们为了寻找他，曾把无数个山头挖穿、劈开，山挖够了，现在又挖到了沟里。真是上天入地求我佛，黄泉碧落都寻遍。还是那个老问题，到底是佛造就了他们呢，还是他们造就了佛。敦煌共修了多少年，我一时记不清了，云冈石窟是五十年，乐山大佛是九十年，这道沟又花了从唐末到明清间的更长时间。至今石壁上还有几尊雕刻到一半的佛像，据说是战乱突起，不得已而停下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艺术家真是聪明，真是伟大，可惜在这上面花的时间太多了。他们倾几代人的人力物力，最后为了一个虚幻的影子。其痴其专的样子，真有点可怜可笑了。

但是，佛也真的给今人带来了一点实惠。大足这个小

县，至今不通火车，但专门修了一个漂亮的宾馆，外国游客络绎不绝，就为来沟里看那些石佛。而当地村民也都纷纷将手刻的小石佛、石狮、竹制工艺品摆到参观点的路边，大声讲着价钱，而且要外汇。我有收集这些小玩意的嗜好，专为它那乡土之美。小摊上花花绿绿，我选中一个竹制的水烟袋，只一元钱，就是两根竹管一截，一箍，上面一根弯管一插。极简单，但竹色天然，还有那弯管漂亮的弧线，让我心爱不舍。有一对石刻卧佛，要十五元，太贵了。我看中它，一是本人常年失眠，久治不愈，看这佛之酣睡也是一种安慰；二是卧佛重心低，正好当镇纸。卖主是一个小孩子，只有十来岁。“十元卖吗？就是这么两块小石头。”“噢，你说啥子唷，进价还要十元呢。”想不到他做生意还这样老练。我看看他那张稚气但也掺进几分世故的脸，不觉想到别处，便突然问道：“你还上学不上学？”他没想到我怎么一下转了话题，愣了一下，说：“你到底买不买唷？”我也自觉好笑，买东西怎么又去管人家上学的事。就说：“十元。”“不买算了，我一会儿卖给‘哈罗’还是外汇券呢。”我禁不住哈哈大笑，“哈罗”，北京人称外国人为“老外”，他们却叫“哈罗”，真是形象生动，又有声，和这石刻一样，是一种特有的乡土艺术。民间石刻艺人一眼就能抓住人、佛、虎、狮的特点，创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他们也是用这种艺术概括力极强的目光来看突然涌到自己山沟里的外国人的，为他们

起了一个好名字。这在修辞学上叫“借代”格吧，他们却用得这样自如，我不买这石佛，已得到一种享受。干脆不走了，笑着和他打趣：“天这么晚了，‘哈罗’不会来了，看你一会儿还得把这石头背回去？”

他狡猾地眨眨眼睛说：“一群‘哈罗’刚下到沟底，他们总要翻上来的，你看那是他们的车子。”

“好，那你就等着‘哈罗’的外汇券吧。”

直到上了车，我还看着他站在那里，夕阳勾出了他低低的但很壮实的轮廓。我不通佛学，不知佛对经商怎样评价，但人们在塑佛、刻佛、造佛千百年后终于懂得卖佛了，而且要卖外汇。

四、画家

十一月五日。晚七时登上由重庆开往武汉的船。我第一次乘这样的江轮，很阔气，二等舱，每两人一个单间，如住宾馆。把客人安排好后，我到三等舱里定了一个铺，就到甲板上去饱览江面灯火。

船还未发，码头忙熙熙攘攘，背竹篓的，挑担子的，人口处搅成一团乱麻。各船汽笛交响，震得满河的灯影乱晃。温庭筠写逆旅生活有一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何等凄清，那时自给自足，经济闭锁，出门的只是宦游人或

者商贾，可现在飞机、车、船齐用上，人还总是运不完。不用说板桥留霜痕，你看码头上那块搭板，颤悠悠的，都快要踏断了。

有三两个年轻人斜躺在后甲板上避风处。头发老长，衣着不整，我想大概是外出民工。当我转了一圈再返回时，才发现他们每人身下垫着三块绿色的大画夹，拼成了一张“褥子”。我大起好奇心，便蹲下身问：“你们是画画的？”我还在暗想，也许是北方那种走村串乡画墙围、油衣柜的。

“是”。一位头发最长，且乱如蓬蒿的应道。

“没有买到铺位？”“嗯”他只点点头。

“是出来写生的吧？现在正是深秋。”

“我们先从陆路到神农架，您知道神农架吧。这几天那里落了雪，景色真好。又听说重庆有一个香港画展，翻过山去看了画展，连夜赶船。出来都二十多天了。”

原来是一小队画家啊，我刚才还把人家当成打短工的呢。心里不觉有愧，话中也带有几分敬意：“你们是哪个画院的？”

那青年笑笑：“还谈不到，刚成立的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出来写生。”

“没有老师带队啊？”

“他就是老师。”这时旁边一个更小的青年插上来，指着这个长头发说。

我再定睛看他，他却羞涩地低下头，这时我觉得他长发也合理了，许多艺术家就是这个外貌。我说：“你这老师好年轻，贵姓啊？”

“不敢，姓谭，言西早的谭。原来在厂里搞美工，县里缺美术人才。把我抽出来办学。但学校没有钱。这次出来，每人只有七十元，我们又想多看多画，耽搁了些日子，明晚赶回去。”我看着他们身下厚厚的画夹，旁边还有一个画箱，更加肃然起敬。不用说，里面都是写生稿。这时箱子上坐着一个壮实秀丽的女孩子，长发披肩，紧身牛仔裤。我说：“这也是你的学生？”

“一块儿刷颜色的。”那女孩倒挺幽默，自己抢先答了话。

我明白了，他们不是买不到铺位，三等没有，还有四等舱呢。他们是没有钱，补助少，又想多跑几个地方，多看，多画，就只有身子受苦了。

又向他们打听了一会儿四川画界的事，便回房间里去。躺在铺上怎么也不能入睡。我这三等舱号已低人一等了，“可他们呢，垫着画夹睡甲板。还有那个漂亮的女孩子，要在大城市里还不娇得贵比千金，现在也一样在吹夜风。我又想起过去看徐悲鸿、吴冠中的回忆录，他们当年颠沛流离，漂洋过海，到国外学画，也是这个味道。追求美的人啊，其实是自己苦够了，苦得有了道行，才能创造出一点美，然后